

■人间味

难以忘却的岁月

□王元奎

我出生于三年自然灾害后的一年冬月，苦头都让老人吃了。我出生时家里的生活条件稍微好转，父母生了我们四个，两个大的都夭折了，只剩下我和小妹。

在吃饭都成问题的年代，父母坚定地供我上学，使我成长为一名人民教师，一路走来，苦中带甜，泪里含笑，往事虽已远去，但从未忘记，现撷取我生活中的几个片断，以作纪念。

漫漫求学路

八岁那年的秋天，父亲把我送进了本村小学，那时的学校是分散租借的民房，黄土地面，黄泥抹的四壁已是裂痕斑斑，房顶的梁、檩、高粱秸儿尽显，南面墙壁正中是老式的木头门，两边儿各一扇木棂窗，一米见方的木黑板，用大铁钉挂在西墙上。用磨面机铁磨头改的大笨钟挂在柳树干上，统一上下课时间，每当我听到笨钟硬、顿、单调的声音便倍感悦耳亲切。

淘气的我，进了学校竟然出奇得听话，语文课认字快，读课文干脆且声音大经常受到老师表扬。对数学的进位加减法一窍不通，一次在老师“教杆”的帮助下，居然开窍了，仿佛来了灵感，学习成绩逐渐上升。

后来学校的规模扩大了，为了改善办学条件，学校盖厂房，建沼气池，开磨坊，饲养场搞养殖。学校一年四季的劳动课是这样的：春天，挖野菜割青草，喂鸡、鸭、鹅、猪、羊、兔子。夏天，我们要薅青草，晒干之后交到学校，冬季好喂羊、兔子，猪吃草面子。秋天，给学校倒地瓜，捡小瓜干喂猪；冬天，早晨早起拾粪，上学交到学校，学校分给每个生产队。

以前村里没有电，当拉上了电线，电灯亮了的时候，那种高兴的心情真是无言以表，以前晚上在煤油灯下写作业，鼻孔都熏黑了，头发也经常不小心烧焦，有了电灯，学习的条件变好了。夏天还可以把电灯拉到平房上，边乘凉边学习，学习劲头更足了。

1977年，高考制度恢复，初中毕业可考中专转户口吃国家粮，这个目标当时在我心中隐隐约约建立了。经过层层考试，我最终以总分443分的总成绩(单科满分一百分)，考取了青岛师范学校，实现了梦想。

一九八一年九月十三日，我来到了位于原崂山区李村镇驻地的青岛师范学校报到。我在青岛师范学校度过了愉快的三年求学时光，老师来自天南海北，我的见识广了，视野宽了，知识也长了，“学高为师，身正为范”，一直激励着我。

拳拳报师恩

一九八四年七月，满载三年的学习硕果，我被分配到了西海岸新区最偏远的联办初中，从此开始了我的教学生涯。

开学了，见到了我的第一届五十六名学生，尤喜数理化的我，因工作需要教了语文兼班主任，刚参加工作，承蒙师恩，不敢有丝毫懈怠马虎，竭尽全力潜心从教，努力把我的老师传授给我的知识、方法、做人的准则，毫无保留地传递给我的学生并加以创新，“千教万教教人求真，千学万学学做真人”，这也是我回报师恩的最好方法。

第一届学生，我从初一教到初三，是迄今为止教的时间最长的一届毕业生，年轻的我和学生们一起打篮球，一块劳动、徒步旅行积米崖等，“捧着一颗心来，不带半根草去”，近千个日夜，陪他们走完了初中历程，结下了深厚友谊，留下了许多美好回忆。

我所在学校的校舍也刚建成不久，木质门窗已经变形，没有玻璃的钉块塑料布遮挡一阵，冬天取暖不舍得用煤，我和学生一起上山打柴、摘松笔，教室里经常是黑云压顶，但同学们都乐呵呵的。

知天命之年，我感天谢地。十七岁从偏僻的农村走出，历经中师、大专、大本学历进修，之后踏上教师的工作岗位，角色的转换使我总是对学校抱有一种神圣感，对老师怀有一种崇敬感，对学生总有一种亲近感。漫漫求学路上，师恩难忘。初踏教师岗位，见到第一届学生的兴奋、羞怯、执着，到后来看到一届又一届的学生奔向四方，岁月凝聚成深厚的师生情、同学谊深深地烙在我的脑海，印在我的心中，历久弥新，难以忘却。



鲁波 作

心中多些爱

□王濤

朋友告知“她”病了，而且是不好的病。

消息传来，认识“她”的人并不觉得意外。因为“她”平时的怨气太重，看什么都不顺眼。“坏”事就罢了，问题是别人“好”起来，“她”也莫名其妙地“嫉恨”。

记得那年一朋友的太太晋升了高级职称，大家都是一片贺声，连夸不易，唯独她在背后冷言相向：有什么可嘚瑟的，还不是找关系，走后门？职称晋升有段时间确实存在不良之风，但这些年来严格管理已经改变许多。晋升者的业绩情况，评议情况都要公示接受监督，可以说“过五关斩六将”，好中选优。她们之间有什么矛盾？

仔细回想很难找出什么蛛丝马迹。唯一能解释的就是朋友的太太跟“她”年龄相仿，曾一起论过收入，当时“她”的收入高，而现在朋友太太明显要后来者居上。

嫉妒而生怨，似乎是人性的劣根使然，然而不在一起相处，何来的冷眼？大千世界有时就是有些滑稽，怨气多的人往往跨界，跨领域，跨性别而无事生非，滋生不满。似乎这世界上没有好人存在，也没有好事而言。有的就是没完没了的抱怨，不休不止的赌咒。

怨气太重自然要生病，无论从生理学、免疫学还是中医学、护理学等多方面研究探讨，怨气沉积会使人精气神失

调，甚至影响寿命长短。朋友说他注意观察了身边的一些人，总是怨气冲天的，过得一定都很累。

说实话，人不可能没有怨气。只要相互交往，在一起做事，特别是有利益关系，就更容易产生摩擦、纠葛，甚至仇怨。然而对此有人坦然处之，诚信相待，化干戈于玉帛，有人却扭曲心灵，嫉恨交加，不惜同室操戈。

怨气产生的原因诸多，但最重要的是缺少应有的爱。爱是心灵的精神支柱，有了爱胸怀会变得格外豁达宽容，可以忍受和忽略一切烦恼，眼中的世界会变得明亮、美好。

去培养属于自己的那份爱吧！

江南水阔知何处

□孙邦珍

“篱落疏疏一径深，树头花落未成阴。儿童急走追黄蝶，飞入菜花无处寻。”若问春归处，请向儿童多处寻。江南油菜花之地，已劳我费心向往已久。叹时光匆匆而去，我却一再错过，真心有不甘，终于这次得偿心愿成行。

劳顿一路，到达灵山明代梯田。我们循着春天时令的节拍而来，但油菜花却未如心中所期望的那般盛开。“花未全开月未圆，寻花待月思依然。明知花月无情物，若是多情更可怜。”没能见到油菜花最壮阔最美丽的连绵花田，心头说不上是滋生一丝缺憾，还是余留另一番憧憬，因为旅程还待向别处行。

游船缓缓行进在新安江上，两岸片片黄花如绣毯，在江水之滨，在山岭之上铺展，映衬着白墙灰瓦，伴随着碧波细浪。满怀心绪，一下子得到舒展。眼前

所见，就是在向往里描绘无数次的景象：有船、有花、有山、有水，不远千里迢迢而来，总算不负这一场相见。

船沿江面，渐行渐远。两岸黛色的山，群峰耸峙，山峦叠翠，林木繁茂，碧波浩渺，江水长流。但见深远幽静处，岛屿星罗棋布，大岛如山，小岛如堡，俱像一块块翠玉镶嵌在蓝天碧水间的。真不失为天下第一秀水，绿色千岛湖！

船行向前，远山近水一片朦胧柔和，虽然风吹得我身上有些冷清，却贪恋着前方的美景，不舍得离开船头。当前方，目穷之处，出现一艘游船，行进在山峦逶迤、岛屿隐现，青碧如烟，水天一色里。波澜壮阔地从你的眼睛里、心头上、身体里向无限处延展，恍若感觉已无自我。

想我于人生这一程，不论山重水

复、不论柳暗花明，一直心意虔诚。笃定从容地行走在属于我的路途上。感慨，如此境地，人儿啊，多么渺小！犹如这浩渺时空中的一粒尘埃，这浩荡江河里的一滴水……

“欲寄彩笺兼尺素，天长水阔知何处。”人生路途，看似漫漫长长，实则如白驹过隙，转瞬人已中年。回望远逝而去的青葱岁月，心怀惆怅，拿什么来宽慰我前行的方向？前方那只远行的船，我一直把它框在我的镜头里。它在驶向彼岸，我紧随其后，匍匐而行。

时光流逝，给人留存下回忆。人生不断累积和叠加，而又不间断失去和更替，达至我们每个人所要追寻的深沉和广阔。每一个生命旅程任重而道远，多么值得让人珍惜。我奢求，走遍万水千山，行至天涯海角，不辜负这一生好时光！

无事忙

□陈永峰

故乡常见的杨树有三种，从树皮的颜色区分，一种青树皮的，叫青杨；一种青中带白霜的，叫白杨；一种树皮灰黑，皴裂而少见树皮本色的，我们叫家杨。

春分前后，杨树便开花了。说实话，在故乡的树木里，数杨树的花难看，无色无香，软塌塌的像一条虫子。青杨的花是轻飘飘的小绿虫，白杨的花是棕色毛毛虫。唯独家杨的花有那么点意思，初起破壳而出，似蚕蛹，慢慢花穗儿长了，红中带绿，沉甸甸地吊在枝头，虽也是虫子状，那一身的紫红色颗粒，胖嘟嘟的，却从不使人生厌。

这几种杨花里，能吃的是家杨的花，故乡叫“五十莽”(音译)。山东各地有吃杨花的习俗。清曹寅过滕州，曾有诗一首：“林间系马集归鸦，屋上炊烟指白花。”他为“白杨花”作了注释：滕人呼白杨花为“无事忙”。这个名字也是诗人从

儿童的口中音译的，并记录在册成了杨花的雅称。后来，曹雪芹写《红楼梦》，其中薛宝钗又赠予贾宝玉一个“无事忙”的外号。祖孙二人的“无事忙”虽各有所指，却有异曲同工之妙。在杨花，则易落，春日短暂；在人事，则瞎忙活，最后也不过落了片白茫茫大地。

我也有“争拾白杨花”的经历。被风摇落的“无事忙”口感不是最好的，若取最佳的花还得上树。可惜，我不会爬树，只能在树下争拾别人从树上折断的树枝，把花摘下来，带回家。

要吃“无事忙”，先要焯水，凉水浸泡，除去苦味。吃法多样，可凉拌，可与豆面掺在一起做小豆腐；也可以和上面，油煎咸食。故乡还有蒸菜窝头的，也有做包子馅的。近闻济南一带，有与韭菜虾仁鸡蛋一起做成饺子馅的，可惜这样的美味我没吃过，我不知道这种吃法是否还能吃出“无事忙”的原味。这也许

是乡愁滋味的最后一丝点缀吧。

我念着的还是那份清苦的滋味。春分了，故乡的河坝上、村子的房前屋后，那挺拔的杨树，又该抽出诱人的“无事忙”了吧。今天早上问莱城的叔父，他刚好做好了一盆杨花，看着照片，仿佛又闻到了几时的味道。叔父二十年前在小区的院子里栽下一棵家杨，每年花开，邻居们都去捡拾。树下已不见小儿，白发翁媪拾杨花的场面倒是常见了。

我的记忆里，总觉得有一首无事忙的儿歌，问少年的伙伴，无一知晓，我也只好在叔父的故事里，自己编一首儿歌结尾了：“无事忙，无事忙，翁媪无事树下忙，捡起杨花一片片，为孙做来尝一尝，儿孙不解翁媪意，甘苦只有笑中藏。”

这种滋味于我终究成了回忆，于现在的孩子也只剩下猎奇了，何必争拾白杨花，无事瞎忙！